

乒乓球队退役，最大成就不仅是那些金牌，而是证明了：个子矮的运动员，同样可以拿世界冠军。以前那些因为个子矮在第一轮就会被教练刷下来的小队员，在邓亚萍出现之后，获得了更多的机会。第二次毕业是学业上的毕业。我拿到的不仅是一张文凭，而是向后人证明：运动员也能来读书！运动员不等于“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现在，我期待着第三次毕业，我希望能让性别不再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

同学们，今年全国高考人数超过了1000万，而咱们清华的录取名额大概只有3000多人。也就是说，只有大概0.03%的同龄人，才能考上清华大学。

我自豪的是，没有让“世界冠军”这4个字成为我一生中唯一的成就；我也祝福各位同学，不要让“从清华毕业”成为

你一生最大的成就。

从今天这一刻起，我祝福你放下一切，从零开始。只有一点，希望能留在你的心里，那就是咱们清华人的“骄傲”；我们可以打破所有的偏见，但有一个“偏见”希望你能留在心中，那就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君子应该像天宇一样运行不息，即使颠沛流离，也不屈不挠。如果你是君子，接物度量要像大地一样，没有任何东西不能承载。

我们的每一个选择、每一份工作，不仅仅是为了自己，应该是为了更广阔的人群，为了人民，为了祖国。最终，应该是为了整个人类。

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清华人，加油！

回忆五十年前的毕业分配

○周国彦（1969届土木）

我是1968年12月从清华大学毕业的，到现在已经整整五十年了。

我1963年9月从无锡市二中考入清华，学制六年，本来正常情况下应该到1969年7月毕业。但不幸的是遇上了给国家和民族都带来深重灾难的“文革”。在1968年下半年，学校对积压在学校里等待分配的1967届、1968届两届毕业生陆续进行了分配，1966届已在1967年下半年分配，绝大部分毕业生都去了基层和边疆。

我们9字班学生（1969届）看到前几届学长兴高采烈地打点行装，离开学校这个是非之地，心里非常羡慕。12月初，校

内传出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说是中央同意清华的1969届毕业生提前到1968年12月份分配。消息不久由工宣队予以证实。我们1600多名学生欣喜若狂，总算可以离开学校远走高飞了。

过了几天，各班都正式公布毕业分配方案。在毕业分配名单正式宣布的前几天，班级里的工宣队也做了一番民意测验，找我们一个一个谈话，征求对分配的意见。我们全班19个人，公布了19个接收单位，涉及到六七个百分点，反正就是让大家在公布的方案中先自选去向，再由工宣队统筹安排。当然差不多人人都希望尽量

选择离家近一点的地方，唯有我，知道自己在“文革”中与无锡的军管会结怨甚深，担心秋后算账，所以我的表态大出工宣队的意外。我表示服从分配，还希望分配得离无锡离江苏远一点。

到了正式公布每个人去向的那天，工宣队把全班集中到我们居住的二楼楼顶平台上。每人一张小板凳坐好后，工宣队员就掏纸念名单，某某某，分配到什么什么单位，地址在哪里，限哪天前报到。轮到我，只听到念：“周国彦，分配到五机部所属第374厂，要求12月31日前到山西省晋城县水东公社后峪大队报到。”我一听十分糊涂，又说是部属的兵工厂，又说是到什么生产大队去报到，这算怎么回事？

我们当年的大学毕业仪式不到半小时就匆匆结束了，显得十分寒酸，毫无一点仪式感。回到宿舍后，我就把自己分配单位的疑问提出来，有同学帮我分析，可能我去的是生产大队办的炸药加工厂，名义上归五机部管，实际上就是几个人的小作坊，大家听了都笑了起来。仗着年轻，又在“文革”的腥风血雨中翻滚了两年，所以对前途叵测的去向也无所谓，觉得天无绝人之路，走一段看一段吧。后来报到后才知道，单位为了保密起见，只列出单位附近的生产大队作为报到地址。

离报到截止时间还有10天，于是赶紧告别同学，全班还到天安门广场照个相，又去前门外的全聚德吃了顿烤鸭，这是我们在北京上学五年半中唯一的一次奢侈。然后打点行装，我先回了无锡家中。结果，刚到无锡几天，又发生麻烦事了。

一天深夜，几位无锡工人纠察队的队员敲开我家大门，要求我跟他们走，而且



2009年校庆，周国彦学长在母校留影

什么理由也没说。看他们一个个腰粗体壮、凶神恶煞般，我的外婆、阿姨等人都吓得不知所措，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把我带走了。

他们把我从南市桥巷家中带到不远的市工人文化宫，那是市工纠队的总部，进去后一直押进河边的一个友谊厅。那里我非常熟悉，上中学时曾经常在友谊厅里打乒乓球。现在这里成了工纠队的办公室。无锡市的工纠队一向臭名远扬，在军管会的纵容下，到处抓人打人，寻衅滋事，无法无天。我想自己这次该倒霉了，少不了要挨他们一顿揍。

结果他们把我带到办公室里后，一位高高瘦瘦的中年人让我坐下，仔细打量我一番，就连续问了我不少问题。我看他对北京对清华发生的事情很好奇，态度也比较和蔼，我就暂时放下心来，与他聊了不少北京的消息。

我们聊天中时不时有人进来，或向他请示工作，或坐下旁听，一个个都是穿着工作服披着蓝色的棉大衣，戴着红袖章，大概这是他们工纠队的标配吧。聊到半夜两三点钟，这位看上去是相当级别的高层领导对我说，你回去休息吧！我一下愣住



1968年12月，全班同学毕业合影

了，不知道他们半夜三更把我带到工纠队是什么事？我莫名其妙地被带来，又莫名其妙地叫回去。他吩咐几个队员把我领到文化宫大门口，挥挥手让我出去。

我走出文化宫，看到我父亲站在外面，父亲看见我完好无缺地走出来也放下心来。回家路上，父亲告诉我，我从外婆家里被带走后，全家吓坏了，谁都睡不着了，担心我进去后被“吃生活”，大家紧张地商量怎么办。父亲记得原来的同事里有一个在工纠队里做事的，就赶紧连夜去找他帮忙，托他打听我的情况。那人也挺讲义气，马上从床上爬起来到处询问，最后打听到我没事，只是工纠队的某位领导听说我正在无锡（可见无锡的老百姓当时处于何等严密的控制之下），对我颇为好奇，于是趁今夜值班，就派队员把我带来了。与我聊了几个小时，终于满足了他的好奇心，于是就叫我回家了。我听了只能苦笑，一场虚惊过去了。

我是1968年的12月31日下午到了我

的报到地——山西省晋城县的。我30日离开无锡，坐了十几个小时的火车先到郑州，又在车站旁边的简陋旅社的大棚里熬了一夜。我第一次看到如此奇葩的旅馆，几十个男男女女床挨床混睡在一起。第二

天再坐上每天唯一的一趟郑州发往长治的慢车，火车在太行山里钻了三十多个山洞，我也是第一次看到如此壮观的连绵不绝的山脉。那天刚下过大雪，天地间一片白茫茫。火车在一连串的隧道里进进出出，让我充满了好奇，也抵消了有生以来第一次踏上山西土地的恐慌感。

火车咣当咣当好不容易爬到晋城火车站，我刚下到月台，就看到了一个让我莫名其妙的可怕场面：只见所有的下车旅客都争先恐后、拖男带女、肩扛手提、奋不顾身地向出口处飞奔，仿佛是在逃避追兵的屠杀似的。我百思不得其解，不禁也害怕起来，一眨眼，月台上就剩下我一个人孤零零地站着不知所措。

好不容易，我拖着沉重的行李挨到出站，一打听如何进城，就被劈头盖脸地泼了一盆冰水，说是进城的公交车刚开走，而且就是今天的最后一班公交。我这才恍然大悟，刚才下车的旅客不要命地奔跑出站，原来就是为了赶最后一班公交车。再

一打听，晋城站离县城有十几里，我彻底傻了眼！

天色在慢慢变暗，我站在雪地里心急如焚，真有点走投无路之感，万分着急中憋出一丝灵感。我想起报到通知书上有工厂的电话，于是马上打开行李，翻出报到通知，又到车站办公室里给人家再三说好话，总算恩准我用铁路上的专用电话打通了工厂总机。厂里那位女话务员倒是很热情，听说我是来厂报到的大学生，现在困在晋城站，马上告诉我县城里有我们厂的接待站，让我想法进城去找接待站。

终于联系上单位，我稍微放下点心，因为无论如何，起码厂里是知道有我这个报到的学生已经到达晋城了，我是在规定日期里报到的。我接着在车站外打听如何能进城？终于有人给我出主意，车站外有辆人力拉煤板车，问问能否帮我。于是我又和那位拉煤老乡说好话，最后出了5元钱（那时可是大价钱），人家肯帮我把行李拉进城，我也是谢天谢地了。

老乡拉着我的两件大行李，我在雪地里顶风冒雪一步一滑地跟着，这是1968年的最后一天，我就这样狼狈不堪地在天地间一片雪白的太行山深处颠簸，好不容易到了县城，按路名找到工厂的接待站。记得是个姓李的老师傅在负责，一听我自我介绍，他非常热情讲着一口难懂的晋城土话，马上给我安排了住宿和简单晚餐。我从饥寒交迫的冰天雪地里，一下子住进火炉烤得暖洋洋的房间，真的有从地狱进天堂的感觉。

一进房间，我见到一位身穿工作服的瘦个子，我以为他是工厂里的哪位师傅，想问问他厂里的情况。结果让我大跌眼镜，他听说我是从清华毕业来报到的，马

上自报家门竟然是来自上海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毕业的1967届大学生，比我早到半年。于是这位老兄就成了我来厂认识的第一位大学生，他今天是进城来买东西，来不及赶回去，于是在接待站里住一晚。听了他对厂里情况的介绍，我也放心了，原来在我之前已经有好几十位来自全国各地的老五届大学生到厂报到，我恐怕是最后一位了。都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起码那种远离家乡初次踏上工作岗位的孤独感失落感一下子就烟消云散了。

我到厂报到后，才知道这是一个新建的兵工厂，藏在太行山深处的一条蜿蜒十几里的山沟里，车间都建在两侧的山洞里。这里离开县城几十公里，工厂附近除了一个小村庄外周围荒无人烟。我报到时全厂才三四百人，但是却集中了70名全国各地分来的大学毕业生和近百名中专生。我在清华学的专业本来是属于当时的尖端学科，专业全称是“原子能反应堆的给水 and 放射性废水处理”，在学校里代号03专业，是为国家绝密的西部原子能基地输送人才的。结果“文革”一来就全乱套了，青海的基地也去不成了，随便找个地方把我们打发了。

进了厂，当时的大学生都被称为“臭老九”，进工厂就是来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的。大部分大学生下车间当工人，还有一些去运输队，天天坐卡车到火车站去扛包运货物；还有分到副业队的，天天上山开荒，挑粪种菜；还有女生分到厂家属委员会做事的。我到厂几天后，厂革委会看我的毕业证书上的专业似乎和水有关，于是把我分配到水暖组，天天去挖沟安装上下水管道，这也算是接地气的专业对口吧。